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心中流淌着的小漳河

◎徐岳

哪一年了，他拿了篇小说习作来找我。此时我已不在《延河》编辑部了，但还是读了。其中有一篇大意是说，某社员上工前，把钱放在一只瓷盘子里，并说，你给我打些豆腐，我特别喜欢吃用小漳河水做的豆腐。他说完就走了，等下工回来，装了豆腐的盘子在案板上放着。再回叙那盘子如何听到墙外卖豆腐的吆喝声，如何走到墙根，如何翻过墙，走到卖豆腐的那人跟前，买了豆腐，又如何回到案板上。这是范怀智想象力驱动下的小说，又是文字的感触伸向秘之境的小说。我认定他是一块搞创作的料。

因了他对小说写作有他自己的独特感悟，我就把他那几篇小说推荐给当时还在编辑部的姚逸仙。不久，小姚看完后选中一个很有些先锋意味的短篇《瘧》。2004年《延河》第1期发表小说时，小姚将题目改成了《梅是一只羊》。这是怀智的处女作。过些天我问小姚：“小说发是发了，你觉得咋样？”小姚说：“不是我觉得咋样，编辑部里传看了，还引起一次不小的震动！”后来，《梅》又选编到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铃铛与火焰》中。

怀智自他的处女作小说从《延河》上冒出来，便一发而不可收。《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奔流》《小说界》等多家刊物如一块一块的文学沃土，相继长出了范怀智的小说新苗。再后来，随着他的卓绝努力，他的短篇小说有了大突破，其标志是《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发表了他的短篇。

2007年底，陕西省文学院成立，他有幸成为陕西文学院的首届签约作家。2009年怀智的长篇小说入围了陕西省委宣传部“西风烈”出书计划，2010年11月怀智的长篇小说《兽》在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兽》在付梓之前，我曾翻过，既觉着新颖，又觉着行文叙述太过细针密线。此书为了出版，还请专家做过评审，时在陕师大的畅广元教授对《兽》的评价是，“这是一部颇有分量的作品，它至少能引发读者对历史的反思。”在《兽》出版后，出版社对其做过推介，曾在凤凰网转载，引起多方反响，说它是第一个这样写兽的人，第一个写了人人心中之兽的人。评论家称《兽》为“慢读”者的“珍馐”。

接着，他又出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铃铛与火焰》，赞誉称范怀智是“乡村文化的独语者”。该书出版后，他接着在《山东文学》发表的中篇散文《闲情终南话隐士》又赢得好评，有评者赞扬它的“文体的独创性”。综合以上这些评语，不难看出范怀智的作品的确与众不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于是有评论说他的创作是命里注定的农村题材，但又跳出了以往写农村生活的模式。他挑选了一条新路子——最难的路子，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字——“慢读”。就目前的读者队伍来看，“慢派”却不多，也就不能不说，这对范怀智如何走下去是一个挑战。不过，近几年来，范怀智的小说，在读者和文学评论界还是颇受关

名家

MING JIA

注的。著名评论家、文学史家孟繁华先生的《代际审美冲突与文学实践》一文中，这样写道：“在70后作家范怀智那里，我们看到的底层生活是另外一种情形，那里也有苦难，也荒芜贫瘠。但他的底层生活没有致命的绝望，那里没有作家对生活的设计，小说呈现的样貌几乎是原生态的。”我读了他新近的《河流两岸的福蛋》（以下简称《河》），更加认可孟繁华先生的这一观点。“种在地，收在天。”“坦然的农耕心境，一直融化在他的小说中。之所以原生态，是他不刻意去写什么，不让人物承载起非人物可承载的负重，他要还原人物本来的模样、真实的情态，让人物活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如庄稼一样生长。让客观世界，在地域特征明晰的文字间，有了素淡、朴厚的样子。那么，他心中的《河》，就饱有了泥土的味道、夜晚的味道、季节的味道，他总要把最平常、最茫然的那部分让活着，书写出来，这让小说原生态的感受便分外明澈、熨帖。”

小漳河呀你静静地流，你在养育着两岸的儿女，你也在养育着一个常奔走在你岸边为村上办事的农民干部的心上，你还要给他的心中养育一部又一部的小说，好让你两岸的儿女代言。

小漳河呀你静静地流，莫要说中国地图上找不到你，可你那河水随着范怀智的文字早流到你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读者的心田里了。

（肖像作者 陈亮）

故乡的月

■夏梦

月是故乡的明
如镜高悬
温馨似田间一缕风
恍如乡村圆月的梦
故乡的明月啊
这漫漫岁月的独轮之车
碾过多少春秋

月的故乡啊故乡的月
是祖祖辈辈耕耘的疲惫的日子
是母亲泉边洗涤荡起的清波
洒几分欢愉几分艰辛
照得沧桑老树
虬枝铁干里的绿
都痒痒得想萌出芽来

秋的叙事

■叶柏成

我把夏天肥厚的暑热
卸载在寸寸薄凉的秋风
畏缩的身影在瓜果飘香的路上
变成了饱满挺拔的山峰
几片火焰似的红枫
为我盐迹斑斑的情绪
渲染出愈来愈近的愉悦

落叶翻阅另一种归来
离愁诉说别样的相聚
三两行悱恻的秋雨之后
捧出铺天盖地金黄的相思
张扬一个季节的大写意

而如水明澈的月色
在伟男秀女潮起潮落的咏叹里
清亮了多少过往的刹那
几分隐忍，几分愧疚
都在恣肆挥洒的梦境里暴露无遗

苹果是大地甜美的语言

■雷宁

秋风如此温柔，大地陶醉
黄土塬用丰富的色彩
迎接季节热情的脚步
你看——有一种红色如此诱人
有一缕果香让人欢呼雀跃
有一种甘甜令人无法忘记
生命中有一种味道如此甜美

哦！美丽的苹果红
比朝霞灿烂比玫瑰销魂
比爱人的笑脸还要温暖

我用诗歌赞美你
我用激动的心一遍遍
念着你，迷人的红苹果

你是爱人甜蜜的红唇
你是情诗里融化的爱意
也是黄土塬热烈的欢呼

多么绚丽啊！满川的红
阳光下闪光的色彩
一个个欢快地跳舞
一个个激情地飞翔

去往四面八方的红苹果
它们是大地甜美的语言
是一个个耀眼的词语

是大地献给祖国和人民
一个个荣耀的勋章
包含了汗水，岁月，尊严

这是给小康生活
幸福的献礼
这是永远热爱
这片土地的
红色的中国苹果

三秦诗坛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唐君恺 校对：刘林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zksg@163.com

那年塬上高粱红

◎刘青峰

那年月，地富人胆大，高粱塬上的人家家提前在乡信用社贷款买了拖拉机、三轮车，用于拉运堆积如山的高粱穗子。在高粱产业的催生下，高粱塬的农业机械化普及较早，较县城以西的各乡镇最少提前10年以上，经济明显要比其地域以西的其他地区发达许多。高粱塬人的吃食、穿着打扮、花销要比县内其他地域好得多，高粱塬女子嫁人很少愿意西嫁，倒是县域内其他地区的女子争着东嫁。

那时候还没有收割机，到高粱收割的季节，海一样的高粱塬一带，农民拖家带口，带着口粮和水钻进高粱地里早出晚归。地里头说话声、吆喝声、笑声、农具劈砍声、铁器之间的碰撞声，夹杂着村子里和远山上的鸡鸣、羊咩、牛哞声，此起彼伏，从各处袅袅飘升出来，汇聚在宽阔的河沟山岔打着弯儿，传出山外。通往村口的道路上车声轰鸣、熙熙攘攘，高粱塬此时已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忙景象。

高粱从收割到上场碾打，大概得

一个月时间。从秋季到初冬，高粱塬的家家土场上人声鼎沸，车声如潮。男人开着各种式样的拖拉机、三轮车在土场上拉着碌碡跑圈碾打高粱，老人、女人、大点的孩子每人手执木杈站在场边等待翻场。碾打出的高粱颗粒堆在场中央，一天两三场碾打，到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家家的高粱堆积如山，水泡泡的高粱粒子在夕阳照射下饱满圆润、暗香飘逸。

高粱碾打快结束了，高粱贩子的大卡车从各条路的岔口心照不宣地鱼贯而入，拐进各自要去的村庄。卡车拐进村子，也不灭火，突突地凭着怠速，停在村子第一家村民土场的边上。从副驾跳下一个人，一边将成捆的麻袋踢滚在土场的边上，一边说：“180的均包，打快点，晚上8点钟走货。”高粱主人陪着笑，将事先准备好的“金丝猴”烟整盒往粮贩子手里塞，粮贩子也不过分推辞，半推半就地换上一副和气的面孔，优越感十足地又补一句：“忙很，这一向粮多得连尿尿的工夫都没有，你快均包，借价格正好提前收你的，你多挣点。”话还没说

完，又爬上了副驾，卡车启动，车尾两股黑烟，一溜烟工夫又朝另一家岔路驶进去。原来的人还没来得及收回笑容，新主人已在路口招手笑迎。

从前一日傍晚开始到次日黎明，高厢大卡车载着超重的高粱麻袋，摇摇晃晃、哼哼唧唧，像吃撑了肚子的老黄牛一样从不同的村庄拐出来，聚在一起，在盘山公路上形成一条“火舌”，将这条七扭八歪的弯道照得灯火通明，昼夜难分。

收高粱的时光每年都要持续一个多月，直到大雪封路，架上火红的柿子也变成汁液丰足的软蛋蛋。这个时候，高粱塬人一年之中的幸福时刻才刚刚开始。当家的松下一口气，封窗闭户，加足煤炭点旺火炉，抱来一只钱匣取出账本和存单，勾对、汇总一年的收入。这个时候村里的妇女忙着做好吃食，家家院落里飘散着油香、菜香、肉香。小一点的孩子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看电视，相互间不安分地推推搡搡、跳来跳去，笑声落了一地。不管事的老汉们穿戴棉乎，聚在村子阳坡吞烟打花牌。年轻人穿戴一新别上鼓鼓囊囊的钱包，甩着秀发、哼着流行歌，要么急着约会，要么急着进城。高粱塬的日子这才幸福地重归平静。

秋在虢川河（散文诗）

◎徐斌惠

三
不是每一条河流，都有游魂一缕，把滋养放归山林，带着两岸的姓氏典籍。离别的风，在简单的对白中，把收敛的光华交给岸堤。

不是所有的树木都愿意松开枝叶，放弃风光的枝头，把自己寄放于一片花叶之上，以生之期，疼痛也无声地回到史前。

而虢川河是在穷尽之处，给我们留下了峰回路转的鳌山，留在秦岭。

供你模仿流水的样子，清空自己。

四
一切是自然的，一切都站在蓝天之下。各种植物，在鸣叫中播

晃，在热闹中经风。恪守着消解与新生的初衷，或含香地活着，或带香死去。

仿佛母语拥抱的原野，寻找往昔的踪迹，履行天地职责，颠覆尘世的荒芜。

除了安静，还是安静。安静的感觉，葱茏而圆润。

五
那些未现之光、未结之果、未竟之旅，仍忍着花开的寂寞，抚慰蒙尘的诗篇。

像完成相互之间的打量——日子与日子、人与人、日子与人——匆促而频繁，忘记应有的思想。

像河床里被石头划开过的流

水，执意舍弃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又被流水缝合，并没有因此而误入歧途。

六
这里偏僻、困苦，也协调、和谐。生之横穿天地，穿透苦难。饱满、自信地成为树木、成为花草，成为山、成为水，成为春夏秋冬，供时间攀爬。

以自己的方式，让生命成为一桩盛事。

鸟啼和虫鸣都合拍着韵律，在夜与昼的边缘演绎悲欢。

成为时间转换中，可以期待的相依。

七
默默、默默地将思念笼罩成蹉过的河水，转瞬浮生。

每一寸光亮，却已截然不同。形神不散地站在秋渐深的原野，必是草木的子民。

层林尽染，万山红遍。



徐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原《延河》杂志主编。

范怀智，岐山枣林人。他的老家就在枣林塬下的小漳河畔。他是听着小漳河水声长到18岁那年，才离乡去上中技。1998年他从省冶金学校毕业，进了韩城龙门钢铁厂，不巧正碰上新世纪的“下岗改制”，无奈又回到了小漳河畔，从此一边务农，一边学习写作。一下笔，他的故事里，就流淌着小漳河。范怀智后来说：“这是因为这道河川长满了我的童年记忆，也就长满了我的文字记忆。”于是他用小说把这条心目中的“母亲河”，引向了它永远流不到的地方。

确实是这样。我已经记不得是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民还不兴外出打工，农业经济主要是传统种植业。那时，农民对土地的珍爱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农田被耕种得横到边纵到底，边边角角耕耘得干干净净，不会出现一点荒废。

那时候，家乡麟游的种植颇有特色，县城以西目之所及满山遍野全是小麦和玉米、豆子和杂粮。县城东边自然禀赋好，交通相对发达，与外界交流频繁，信息交换快，人的商品观念启蒙较早，脑筋灵活，视野宽阔，产业结构调整得就快，小麦种植面积不多，只维持口粮，腾出大片土地种植高粱。庙湾月塬、官庄、常丰、常乐、苏家、豁口、武中等10多个村庄数十万亩平原襟袂相连，形成一井规模宏大、蔚为壮观的高粱塬。每到季秋，无边无际的高粱被寒霜浸透，一夜之间变成一汪波澜壮阔、深不见底的红色之海。

那个年代，高粱塬的人们习惯性地炕庄子。人住在坑里，碾打粮食的土场盘在窑顶上，方便照管堆积起来的庄稼、防止窑顶渗水窑墙坍塌。在高粱收割之前，村民们铆足了劲开着自家拖拉机，挂着碌碡，在土场洒上水、撒草灰，一遍又一遍地反复碾压，将土场碾压得油光发亮，为大规模的高粱上场做足准备。

写下这个题目，是我看到秋低首走来。

看到虢川河，面对永不平息的水，落下日月，远空星罗棋布。

在时间的序章里，数重的关山幕布，掀开虢季子白盘时，秦汉已被世风吹远。

请允许我滞留，允许我看到你。河附着的惦念，正无言地走向宽阔，初具江的义气。

二
河水在幸福地上升、坠落、流走。有的咕嘟咕嘟地冒泡，哼着不成调儿的歌，激起了涟漪的水花。

像编织的一个个花环，光华闪现，斑斓异彩。

纪念着那些没有来路的传说，一步步走向远方。

像是让美好的愿望附体，给梦穿上外衣。

越过诗歌的东篱。

